

# 現代戰爭及其對人口成長的影響

林逸

## 一 戰爭包涵的意義

戰爭是殘酷的，毀滅性的，既損財物，亦傷人命。人類的成長需要長時間的撫育，剎那間被武器砍殺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財物的累積費盡幾許心血，轉眼間就被砲火轟擊成瓦礫灰燼。然而人類畏懼戰爭何以不能求得永久的和平？轉而發動戰爭或熱中戰爭。豈不令人大惑不解。柯尼格 (Samuel Koenig) 說得好：「人類有史以來就有戰爭，至今未息。民族學家於今所能舉出尚未發生有組織戰爭的民族，真是寥寥可數。這樣的民族，人數很少，愛斯基摩部落中某些民族，即其一例。戰爭既是如此的普遍與經久，並成爲各民族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社會學家視戰爭爲一種既定的社會制度。隨着文明的進步，戰爭的破壞力越來越大，所造成的後果越來越重。亦可以說，人類越文明，戰爭越殘酷，野蠻部落間的戰爭則是相當文明的。社會學家孫末楠與開萊 (Stinner and Keller) 曾說：「一個野蠻人面對殺人如麻的文明戰爭，必定會驚愕得目瞪口呆。而且使用某種戰爭的方法，不如他自己那樣地有君子風度。」(註一) 柯氏所說及所引述的話，句句深刻透徹。

人口減損，戰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認爲：「對人口積極的障得，種類非常複雜，包括每個會縮短人類壽命的原因。無論是起自罪惡或窮困。：：：那一連串的疾疫。戰爭以及饑饉。」(註二)

明白點說，馬氏將戰爭列爲抑制人口重要原因之一，馬士頓·貝斯 (Marston Bates) 在人口衆多 (The Prevalence of People, 1955) 中曾謂：「每當討論人類死亡時，總免不了要涉及戰爭，饑饉及疾病。這三者中，以戰爭最爲重要，同時也是最難解決的。戰爭幾是固定不變的人性特質之一，在人口發展中長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註三) 貝斯較馬氏所說更進一步。認戰爭有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功能。

戰爭雖是減損人口，但它包涵有不可忽視的多元意義。賴德 (Quincy Wright) 說：「戰爭是在維持統治階級、民族完整的意識，以及勢力的均衡上，始終佔一優越的地位，而世界文明的重心，欲擴張其勢力於比較落後的地區，亦以此爲重要的工具。此項戰爭的作用，在現存狀態之下，對於保持社會的鞏固與增高國家在世界社會中的影響、權力、以及威信方面，未嘗稍有間斷

；而它的作用，與古代文化中的戰爭，亦毫無差異。所不同者，僅爲戰爭的技術和觀念，發生重大的變化而已。」(註四) 賴氏已將戰爭作用揭示無遺。

反戰的影響力則顯而未著。由於戰爭技術的改變，對於軍事及普通生活的人口，絕對的和相對的更具毀滅性。由於戰爭物質性格的改變，使戰爭的道德性，亦隨之而生變化。在各個不同的文明時代，社會人士曾先後振振有詞的反對戰爭，但是每個時代仍然免不了戰爭，而且戰爭的次數越發增多。誠然這是反常的事態。

近代的戰爭變化情形，在歐洲，自十七世紀以來據估計有二、三〇〇次。法佔各次的百分四九，奧匈三五，普魯士二六，英俄各二三，土耳其一五，西班牙、荷蘭各一一。瑞典四，丹麥一。以上百分數包括三個世紀之久，強大國家，多屬好戰。在此期中，有著名的卅年戰爭 (一六一八——一六四八)，西班牙王位戰爭 (一七〇一——一七一四)，七年戰爭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拿破崙戰爭 (一七九三——一八一五)，克里米亞戰爭 (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

間所有戰役，每五十年成一升降線，尤以過去兩世紀為然。而且戰事集中於十五年至廿五年間。

在美洲則有革命獨立的大戰（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對法大戰（一七九八），對英大戰（一八一二），對墨西哥大戰（一八四六），對內南北戰爭（一八一六——一八六五），對西班牙戰爭（一八九八），以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七），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一），韓戰（一九五〇），及越戰（一九六五）。美國每經約十五年或廿餘年的靜止後，戰事的興趣又復熾烈起來。

在亞洲的我國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後，復有太平天國的戰爭（一八五——一八六四），中法戰爭（一八六〇），甲午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八國聯軍戰役（一九〇〇——一九〇二）以及十次革命（一八九四——一九一一），及討袁、護法、東征、北伐諸役（一九二二——一九二八），軍人割據四川，滇黔各軍入侵，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六年間，據估計在此一省的大小各戰不下四〇〇次（註五）在江西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次年十月的一年間國共的戰鬪計三九五次，抗日戰爭大小戰役四〇、〇七〇次（註六）戰爭相隔的期間很短，或五年或十數年不等。大致屬於民族主義的戰爭居多。南韓的戰爭（一九五〇——一九五三）為北韓與中共企圖閃擊攻佔南韓，而有美加英法等十六國聯軍的反攻，節節勝利，戰局穩定。但不能超越卅八度線，限制不能轟炸鴨綠江的北岸，

並禁止使用核子武器。此乃有限制戰爭或局部戰爭。越南的戰爭（一九六一——一九七三）為北越及越共向越南侵犯，岌岌可危，美國及時及南韓等國的援救，未被闖入鐵幕，以不超過廿七度線，戰事綿延，斯為不求勝利的戰爭。以往的戰爭，有賴於戰場的軍事活動以致勝，今日的國家雖在疆場上多可獲勝，但其結果仍未必能操勝算，此為戰爭的技術觀念甚而謀略所繫，其徵戰爭的性質複雜，所包涵的意義多元化。

二 婚姻的受阻

戰爭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是無窮無盡的。其中婚姻受戰事的阻擾不能成百年之好，使結婚率下降

結婚率受戰爭影響比較表（每千人）

國 別	第二次大戰		第一次大戰	
	戰後 一九四六	戰時 一九四一—四四	戰前 一九三一—四〇	戰後 一九二一—三〇
瑞 典	七六	九五	七八	六六
挪 威	八四	八四	七三	六三
芬 蘭	九八	九九	七四	六八
英 國	八四	八五	八三	七九
法 國	八二	八〇	七一	九九
德 國 (西 德)	一〇〇	六八	九二	九五
美 國	一〇六	一三〇	一〇	一〇三
臺 灣	九四	七四	八二	九九

資料來源：W. S. Woytinsky and E. S. Woytinsky: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Outlook, P. 189, 193 臺灣數字根據臺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及五十八

年臺省戶籍人口統計年報折算並仿本文第三段湯普遜列的結構而成表

降。所謂結婚率可測定每千人中結婚的人數，俾便了解每千人中已婚的人數，先後比較。結婚人數的變動，一般說來隨着經濟情況一年一年的發生變動。蓋因結婚人數的增加，在於經濟與就業的改良，而且有更多經濟事業的改良。許多學者相信結婚的指數可資社會經濟繁榮的測量器。意義相同。

結婚率的升高，為達到結婚者在一年內增加人數的比較，普通年齡在十七、廿二、及廿七歲。此類年齡的青年人多，即適婚年齡的百分比較大。生命期較短，年齡未達，為婚前年齡死亡率傾向的結果，亦為減低老年組合傾向的結果。

第二次大戰後歐洲的婚姻情形，四十多年來結婚率較第一次大戰前有一致性的增進。惟臺灣例外。戰爭開始時，適齡壯丁被征入伍，或女方隨家遠離，婚事擱置。結婚率逐漸下降。直至戰爭結束，百業復甦，男女結合，較易將就，結婚率又復迴升至戰前的水平線，許是許多戰時延誤婚期的必然現象。

結婚率受戰爭的影響，自以兩次大戰當事國的德法最足代表，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時結婚率為百分之六。一，較戰前八。〇，減一。九，較戰後九。五相差三。四，意即戰時結婚率較戰前少四分之一，或較戰後差五分之二。一千對適婚的男女，在戰時只有六對成婚，比戰前的八對少了兩對，比戰後的十對減了四對。第二次大戰時為六。八較戰前九。二，減二。四，較戰後（西德）一〇。〇，相差三。二。無論戰前或戰後均差約三分之一。法國在第一次大戰時結婚率為五。六，較戰前七。七減二。一，較戰後九。九相差四。三，意即較戰前少四分之一的人結婚，較戰後差五分之二的人結婚。第二次大戰時為八。〇，較戰前七。一，反增〇。九，約八分之一，較戰後八。二僅差〇。二，相差甚微。無疑的，德法兩國在兩次大戰中軍士死傷慘重，尤以德國為甚。形成眾多的新寡，失去伴侶，妙齡女子，缺乏選擇的對象。

據專精於人口自然變動學者赫許教授(Prof. Hersh)在現代戰爭與人口統計的影響一文中叙及一國平時各年齡組距男女人數的比率，大致相近，即兩性間相對的平衡。但在第一次大戰後，却發現各年齡組距男的人數不等地減少。如此則前後兩期間的相差數，即可確認每一年齡組距成年男子被戰爭而遭受屠殺的比率。同時各年齡組

距女子受大戰相對的損失，即為婚姻的匹配情形不似戰前兩性的正常狀態。大抵在一五至一九歲組距男的被戰死較少，兩性間的平衡，勉可維持。自二〇至六〇歲的則大都均被破壞，其中以四〇歲以上中老的差異較小，而以二〇至四〇歲的最受傷害。換言之，精壯的青年幾被傷亡無遺。戰爭於是造成兩性間不良的匹配情況，老夫少妻，老婦少男，司空慣見。這在密接戰後的一兩年間結婚率較戰時提高了，而寡婦與鰥夫在戰時或戰後的再婚亦非常普遍。(註七)第二次大戰後西德婦女年卅五歲以上者比男的多出四〇〇萬人，無父無母的家庭有一八〇萬之多。戰時使男女彼此接近並體認共同生活的必要，在平時所相信的必備條件或應有的考慮，際此連天烽火不暇計及，勢所必然。

至英美及瑞典挪威等國戰時結婚率，大多較戰前或戰後均高，何以與德法情形相反？其原因生育率受戰爭影響比較表(千分比)

國別	第二次大戰		第一次大戰	
	戰前	戰後	戰前	戰後
英國	155	183	149	124
法國	149	211	149	188
德國	173	169	196	282
美國	231	258	189	268
瑞典	177	182	149	103
挪威	177	105	154	103
澳洲	194	333	175	244
臺灣	185	401	175	367

資料來源：Warren S. Thompson and David T. Lewis: Population Problems, 1965, P. 422 臺灣數字根據臺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及臺灣通志稿卷一

各不相同，或是參戰較遲，或是中立國。以美國來說，它參加兩次世界大戰都為甚遲而短，一經投入戰場，瞬息大戰結束。故爾在未聞大戰砲火的氣氛下反而早婚，結婚率增高。英國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間有愛爾蘭的分治，第二次大戰後則以破壞待復，民窮財盡，戰前戰後的結婚率反不如戰時情況。臺灣當時係日督全力支助本土，故戰時結婚率低於戰前。

三 生育的低落

生育受戰爭的影響，使生育率低落。所謂生育(出生)率是指一年內所出生的活嬰與總人口的比例。通常採以每一千人為單位。在戰爭的破壞階段中，或戰士出征，或文君新寡，或男女離別，生育率自必降低。這種情形使之減少這一階段的新生人數，而使這一年齡組距男女人數均較其前後年齡組合的為少，並使以後匹配年齡發生更大的差距。

大致說來，戰時的生育率比戰前低。然而中立國例外，它的生育率反比戰前高，未受戰火的影響。今以法德兩國的出生情形證實所受戰爭的變化。法國在第一次大戰時生育率為千分之一。三，較戰前一八·八減七·五，較戰後一九·八減八·五，亦即戰時生育率比戰前減三分之一，比戰後幾差半倍。第二次大戰時為千分之一四·九，與戰前無出入，與戰後二一·一相差六·二，亦即差三分之一。德國第一次大戰為一六·八，較戰前二八·二減一一·四，較戰後二三·一差六·三，亦即戰時比戰前相差五分之一，比戰後相差四分之一。第二次大戰時為一七·三，較戰前一九·六減二·三，亦即減約五分之一弱，較戰後一六·九幾相近。由此可見法德生育率受戰爭的影響約三分之一，亦即減低三分之一嬰兒的出生。如果這一國在戰前階段出生二〇〇萬餘的嬰兒，而戰時的出生的嬰兒唯一四〇萬餘名而已。

臺灣在第一次大戰時生育率為千分之三七·六，較戰前三九·七減二·一，較戰後三八·七減一·一，兩者差額不大。第二次大戰時為三八·五，與戰前戰後相差均約千分之二。惟據專家的研究：自一九三九年起臺灣人口的結婚率漸降，恰與出生率的降低成一致的對比。何況戰時物資缺乏，生活奇苦。亦使生育減低。鑒於第一次大戰後各國均有同樣情形，尤其戰敗國出生率的下降更為顯著。究使臺灣人口減少幾何？據研究：依據一九四〇年底臺灣籍人口為五六八萬餘人，

如自然人口增加不變，則一九四七年底應有人口六七三萬餘人，但實際僅有六四三萬餘人，與推算數少三〇萬餘人，因此可說由於中日戰爭的影響，臺省約減三〇萬人口（註八）誠然推算與實際數未必相符，此一數字仍值得注意。

在戰爭破壞階段中新生嬰兒數的特別減少，這在開始時似不足慮，然自六至十三年以後，俱屬入學年齡，小學生人數則覺大為稀少，因而這幾年全國小學差不多有一半空額。許多小學教師被停聘，連師範畢業生亦難就業。反之，復原階段或生育率高的國家，將是班次中學生太多，學校不足，教師缺乏。這後一現象，實非一時所能解決。很顯然，如果沒有戰爭便沒有這種師生突然減落與劇增的情形。這種危機的發生，在其他方面莫不皆然。（註九）臺灣光復之初，各級學校均感人員缺乏，豈獨小學？廿多年來人口增加一倍多，小學生大群擁進，班次愈增加，教室愈不敷。小學教師非師範出身不可，學文理法商的要當中學教師亦必修滿教育課程的學分。惟有體育與護理教師常有出缺。如美國得博士學位的不如得碩士學位便於就業，社會的需要昨今不盡相同。

戰爭階段造成生育率突然的降落，因而引起人口常態結構上的紊亂。至少在四分之三世紀內，它的影響仍不消失，直至戰時出生的人口死亡殆盡，它的間接影響更為長久，必影響人口發生變動與下一代的年齡結構。因戰時出生人口迄至成年結婚時，必發現同年齡的較平常少，則他們

所生子女數亦將減少許多。這種遞減與匹配不當，對將來的生育率以及年齡結構均有極大影響。

根據統計發現德國每千名中五歲以下兒童，在一九一〇年為一二一名，一九一九年為六三名，一九二五年為八八名。法國每千名二至四足歲兒童，一九一一年為五二名，一九一六年至一八年為二七名。義大利同齡兒童一九一一年為七二名，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為四四名。這是各交戰國所受既深且長的鉅創。（註一〇）臺北市人口自然增加率一九六九年為千分之二〇·八，一九七〇年回升至二一·八，專家發現光復初期高出生率時期所產嬰兒，其中女嬰現為二〇至二四歲組距的生育年齡。她們的生育率及結婚率均高，而接受節育的比率却甚低。這一組距婦女每年增加嬰兒一人，今後五年該組距就可增加百分之六〇，即由現在五〇萬人增加到八〇萬人，這是另一佐證。

#### 四 人命的代價

人口受戰爭的影響，加速死亡，比天災地變更甚。武器愈進步，破壞力愈增大，人口死亡愈加多。據賴德統計十七世紀法國死亡人口每千人中，死傷於戰爭者凡五人，十八世紀十二人，十九世紀十三人，廿世紀十四人。英國同時期列為十二、六、二及七之數。十七世紀英國戰爭死亡之所以嚴重，係由於內戰慘烈，十九世紀傷亡之所以輕微，係由其掌握海上霸權後，損失情形遂不甚顯著。德國十七世紀因卅年戰爭所受損失奇重，經一百多年才恢復戰前的人口。又根據統計的指出，歐洲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人口的間接死亡

，不減於直接的損失，兩者各達一、〇〇〇萬之譜。亞美等洲因受流行熱症的肆虐而間接死亡者，更為衆多。故第一次大戰期間世界人口直接間接致死者佔達四、〇〇〇萬以上。至於財物的損失，更難勝數。戰爭的消耗是澈底的資本化。必全國富源的總動員，遂舉行龐大的借款，其數目之鉅，實無法負荷，難於清償。即因戰爭期間資本運用的失當，義務既不能履行，支出又必調整，致使戰後多年，猶受不景氣的困擾。（註一一）

戰爭經濟的代價，首屈一指。第二次大戰人口的死亡有謂在三、〇〇〇萬以上。事實上何止此數。據資料指出蘇俄在此大戰中軍民損失佔約二、〇〇〇萬至二、五〇〇萬人。美國為二九四萬人，較保守的估計兩者為五〇與一之比。德國人口損失約八〇〇萬衆，法國損失六〇〇萬人，可能低估。復據湯普遜的研究認為第二次大戰軍民死亡的人數，歐洲及其他國家至少大於第一次大戰，可能在五、〇〇〇萬或以上。而且日本、菲律賓及亞洲其他地區，以及廿至廿五年戰爭影響生育率的估計，並未計算在內。（註一二）

我國人口受戰爭的影響，傷亡慘重。即以太平天國之亂，直接死於戰事及間接死於饑饉疾病者，有的估計在二、五〇〇萬至五、〇〇〇萬之間，有的估計四、〇〇〇萬，至少當不下三、〇〇〇萬人的死亡。對日八年的抗戰，據何應欽將軍報告我軍傷亡三三二萬餘人，並斃傷日軍五一

八萬餘人。我國財物損失一、三二五、九〇〇餘萬元。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的規定，對日本有取得賠償權。在中國戰區投降日軍一二五萬餘人，及平民七八萬餘人，在八個月內全部順利遣返完畢。（註一三）平民的傷亡數何將軍並未計算在內，軍民死亡當在一、〇〇〇萬以上，財物的損失則無法計算。而對日本的軍民未予留難，亦未報復，更未談及賠償。日本朝野應知我國是以德報怨，在歷史上並不多見。

在韓戰中，中共傷亡及被俘者逾一三〇萬人。美軍傷亡約一一萬人。南韓北韓的軍民傷亡當在三〇〇萬人以上。從人類生命的損失來看，越南戰爭亦應是人類歷史上記載中最大的戰爭之一，延續廿年。北越及越共戰死者一〇〇萬人，越南作戰死亡的軍士亦在一〇〇萬以上，平民彼此遭受戰火傷亡者當不下三〇〇萬人。美軍傷亡約三五萬餘人（死四六、〇〇〇人）。南韓軍亦略有傷亡。（註一四）

現代戰爭的費用多得難以想像，抑且不能以戰爭規模的大小來論斷。第一次大戰美國自一九一七年參戰迄至一九一九年止費用，計三、二二六、〇〇〇萬美元。第二次大戰美國自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六年費用，計三八、七〇〇、〇〇〇萬美元。這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陸海軍大戰，戰費之鉅亦是空前的。在韓戰中美國自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費用，計一、五〇〇、〇〇〇萬美元。

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自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二年一三、七〇〇、〇〇〇萬美元。至一九七三年所費仍屬不貲。如以越南人口來說，每個越南人包括小孩在內平均可分得八、〇〇〇餘美元。可等於法國的全年國家總預算，或聯合國全年開支的一百倍而有餘。（註一五）毋怪美國納稅人對此關切與沮喪。

人命的代價。在戰爭中人命如草芥，還值一顧。據蒲薩特 (James H. S. Bossard) 在戰爭與美國家庭 (War and American Family) 中稱：在羅馬諸戰役中，殺死一個士兵的花費為〇·七五美元，拿破崙戰爭為三、〇〇〇美元，美國南北戰爭為五、〇〇〇美元，第一次大戰為二一、〇〇〇美元，第二次大戰為五〇、〇〇〇美元，而一九六七年的越戰殺死一名越共須花費三二二、〇〇〇美元。（註一六）至越戰結束時的代價自又不同。

獨裁與共產極權的人命代價則無法計算。在第二次大戰中希特勒魔王究竟殺了多少人？很難有正確的統計，可是世人皆知他殺害有六〇〇餘萬的猶太人，那是有真憑實據，數目大致不差。史大林魔王好殺成性，以殺「同志」為最痛快淋漓，也最不留餘地。俄國名作家麥維德夫在歷史的裁判中稱：一九三七至三八的兩年內，蘇俄被處死的人便超過了三次革命及一次內戰的犧牲總數。一九三六至三九年至少有五〇〇萬人被監禁

及入集中營，其中有五〇萬比較高級的幹部被鎗決。當時的莫斯科城每日處死一、〇〇〇人，估計被史魔殺害約一、四〇〇萬人。另有英國的蘇俄問題專家康貴斯帶在蘇俄共產主義的人命代價中謂：半世紀以來，蘇俄共產當局所殺害的人民，至少有二、一五〇萬。所謂當局是指那個打破歐洲殺人記錄的史大林。這殺人數字是最低的保守估計，真實的數目可能要多出百分之五〇，那便是三、二五〇萬人。一九一七年蘇俄的共產革命以及革命後的內戰和饑荒，至少死了一、四〇〇萬人。所以蘇俄共產主義的人命代價是在三、五〇〇萬與四、五〇〇萬之間。（註一七）希特勒，史大林這等魔王，一個比一個兇惡，但均與被他們殺害的千千萬萬冤鬼在地下爭鬪索命。

至於毛魔王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血債，深重冤仇。據歷史學家左舜生曾稱大陸淪陷後三年，一位從湖南洪江被逐回西德的內地會教主何牧師談：洪江二〇、〇〇〇居民被殺的不下於二、〇〇〇人，以此一目擊的客觀事實，被殺十分之一，而推及於全國，則被屠殺的人不會少於二、〇〇〇萬。這一殘暴的事實祇說及大陸淪陷後的三年，三年以後的血腥未清，愈演愈烈。享譽世界的我國學者董時進謂：大陸被屠殺的人難得確實數字，但最有權威的估計，至一九五二年秋為止以數百萬計，而監禁的人犯為處死的三倍。從那時開始再有數百萬的人被屠殺。而一九六五年認為被屠殺的數字達四、八〇〇萬人，繼有美國華克

爾博士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的人命代價文中稱：包括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前的各次戰鬪及土改、政治清算、韓戰、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勞改等暴政，造成人民的犧牲。約計三、四〇〇萬至六、三七〇萬。即使比較折中的計算，亦當為五、〇〇〇萬人。這也就超過了希史兩魔王所屠殺的總和。更超過了中國立國數千年幾個最著名盜匪如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等所屠殺的總和。（註一八）毛魔王在大陸統治的人命代價，無論從最早或最近的研究，都離不開八位數字。這個代價的確未免太高了。然而事態並沒有結束，還不知變得如何的兇惡，大陸七五、〇〇〇萬人人民隨時在神經緊張與呼吸迫促接受死神的召喚中。

### 五 結 論

現代戰爭的性質大起變化，不是烽火未燃，戰禍便已終結，而變為無限的戰爭。也不是面面相覷，彼此可分勝負，而成為遍地的死傷。極權主義的戰略思想是無時間的期限，亦無空間的界限。它隨時可從這一戰場轉移到另一戰場，從這一方式轉換另一方式。它的每一行動，都是配合它最後的軍事決戰。不達目的決不終止。核子武器的兇猛，毀滅人類，指顧之間。襲擊後果，何堪設想。人口的成長受太多的障礙，而世界和平為何怎般的難於獲致，竟長久處於戰爭或戰時狀態的苦難中，不禁為之一嘆。

附註：

1 Samuel Koenig,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 1961, P. 321

2 Thomas R. Malthus, *On Population*, 7 edition, 1872, P. 160

3 Louise B. Young, *Population in Perspective*, 1968

4 Quincy Wright, *War and Peace* 譯本頁三〇商務版

5 參閱前書及周開慶川軍對抗戰的貢獻商務版見六一，六臺北中央日報

6 萊金等 (General E. Rëquin) 未來的戰術商務版

7 拙作臺灣本世紀來的社會變遷所引用社會建設季刊第十一號

8 同註七頁四二七

9 同註七頁四二八、四二九

10 同註四頁四八、四九

11 Warren S. Thompson & David T. Lewis, *Population Problems*, 1965, P. 428

12 同註六及五七、一、七該報

13 參照六二、一、廿五臺北各報

14 參照五六、一一、一〇及六一、一、廿五中國時報

15 同註一頁三三三及五六、一、五中國時報

16 參照六一、四、三中國時報賴景瑚專欄

17 左文載五四、八、廿三徵信新聞報董文載中

18 美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

19 1965年11月25日於國立中興大學